

藏書

藏書儒臣傳卷二十七

○行業儒臣

○鄒浩

鄒浩晉陵人第進士哲宗親擢爲右正言章惇用事威虐震赫浩上章劾其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賢妃劉氏立浩言今爲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仁祖初廢后斥美人及立后則不選于妃嬪而卜于貴族今陛下之廢孟氏天下孰不疑立賢妃爲后者望乞追停

册禮帝變色猶持其章躊躇四顧乃付外明日章惇詆其狂妄乃削官羈管新州徽宗立召還復爲右正言進中書舍人遷兵吏二部侍郎初浩還朝帝首言及諫立后事因問諫草安在浩對曰已焚之矣退以告陳瓘瓘曰禍其始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復辨也浩凡三諫立劉后隨削其稿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黨爲僞疏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乎徽宗詔暴其事遂責昭州五年始得歸稍復直龍圖閣卒年五十二浩所與游田

畫王回曾誕皆良士也元符中浩爲諫官畫疏京縱門作墨子詩有知君既得雲梯後應悔當年泣染絲既而畫以病歸許聞浩諫立后事得罪出新州畫迎諸塗浩與語出涕畫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

回仙遊人第進士調崧滋令皇后劉氏立浩將論之密告回回曰事寧有大於此者乎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斂交游錢與治裝往來經理慰安其母邏者以聞逮詣詔獄御史詰之對曰實嘗預議不敢欺也因誦

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會誕謾公亮從孫
也孟后之廢誕三與浩書勸力請復后浩不報及浩
以言南遷誕著玉山主人對問以譏之其略謂孟后
之廢人莫不知劉氏之將立至四年之後而冊命未
行是天子知清議之足畏也使當其時浩能力言復
后以感悟天子則無今日劉氏之事矣

○呂大臨

呂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學於程頤通六經尤邃於禮
其論選舉曰古之長育人才者以士衆多爲樂今之

主選舉者以多爲患古以禮聘士常恐士之不至今以法待士常恐士之競至夫爲國之要不過得人以治其事如爲治必欲得人惟恐人才之不足而何患於多如治事皆任其責惟恐士之不至不必憂其競至也今取人而用不問其可任何事任人以事不問其才之所堪與否故入流之路不勝其多然爲官擇士則常患之才待次之吏歷歲不調然考其職事則常患不治是所謂名實不稱本末交戾如此而欲得人而事治未之有也元祐中爲太學博士遷秘書省

正字范祖禹薦其好學修身如古人可備勸學未及用而卒大臨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

○陳師道

陳師道字履常又字無己曾鞏見其文奇之元祐初蘇軾傅堯俞孫覺薦其文行起爲徐州教授又用梁燾薦爲太學博士言者謂師道嘗越境出南京見蘇軾又論其進非科第罷之久乃召爲秘書省正字初游京師傅堯俞欲識其面以問秦觀觀曰是人非持

剌字伺候公卿之門者不可致也章惇在樞府將薦之于朝師道答書曰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贄為臣則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敝必至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為之防而為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不可見也且公之見招以能守區區之禮也若昧禮冒法聞命奔走則失其所以見招矣又何取焉終不往

師道素惡趙挺之適預郊祀行禮寒衣未裝綿其妻就假挺之家師道却去不服遂因寒疾致死

○張浚

張浚字德遠漢州綿竹人建炎三年春金人南侵車駕幸錢塘留朱勝非捍吳門與浚同節制軍馬已而勝非召浚獨留會苗傅劉正彥作亂改元赦書至平江府傅等偽詔以承宣使張俊爲秦鳳路總管浚知上遇俊厚急邀俊握手語以將起兵問罪之事時呂頤浩節制建業劉光世領兵鎮江浚遣人賫蠟書約

以兵來會而命俊先分兵扼吳江遂上疏請復辟
韓世忠舟師亦抵常熟浚以書招之世忠至對浚慟
哭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呼諸將校至前抗聲問曰
聞賊以重賞購吾首若浚此舉違天悖人汝等可取
浚頭去不然一有退縮悉以軍法從事於是世忠等
以兵赴闕傅正彥脫遁帝復辟浚之力也初浚次秀
州忽有客夜直至前出一紙曰此苗傅劉正彥募賊
公賞格也浚問何欲客曰僕河北人粗讀書知逆順
豈以身爲賊用特見爲備不嚴恐有後至者耳浚下

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浚翌日斬死囚徇衆曰此苗劉刺客也浚見帝曰今日中興當自關陝始帝乃以浚爲川陝宣撫使得便宜黜陟時金帥兀朮猶在淮西浚懼其復擾東南謀牽制之決策治兵欲合五路之師以復永興初浚以御營司提舉曲端屢挫虜承制拜爲威武大將軍本司都統制後以人言疑之使張彬詣渭州察之彬至端告之曰彼將士精銳且因糧於我我反爲客未必可勝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獲彼不得耕獲必取糧河東則我爲主

矣如此一二年乃可圖也彬還白浚浚不以爲然遂罷端兵柄萬安軍安置而檄召熙河劉錫秦鳳孫偓涇原劉錡環慶趙哲四經略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馬十一萬匹以錫爲統帥迎敵決戰王彥進曰陜西兵將上下之情未通若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閬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劉[illegible]吳玠郭浩亦力言未可浚皆不從遂行次於富平縣劉錫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已

而晏寔引兵驟至浚乃詐立前軍都統曲端旗以懼虜晏寔曰聞曲將軍已得罪必紿我也遂與柴襄土籍渾平行進薄諸營錫等與之力戰劉錡身率將士薄敵陳殺獲頗衆會環慶帥趙哲擅離所部哲軍將校望塵驚遁諸軍皆潰五路悉陷輜重焚棄將士散亡惟有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浚乃斬哲以徇或請徙治夔州參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爾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假處夔峽遂

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宣司但
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
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險隘堅壁固壘觀
釁而動庶幾可補前愆爾將軍曲端者建炎中嘗迫
逐帥臣王庶而奪其印吳玠敗於彭原訴端不整師
故憾端聞浚將復用端玠乃書曲端謀反於手以示
浚王庶又言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
來江上泛漁舟浚遂送端於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
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及浚以隨提點夔路刑獄乃

命獄吏縶維端以紙糊其口爇之以火端乾渴求飲輿之酒九竅流血而死陝西士大夫以端累立大功死非其罪莫不痛惜之帝乃詔浚赴行在以本宮提舉洞霄宮居福州浚既去國虜金人釋川陝之兵必將併力窺東南上疏極言其狀未幾劉豫之子麟與引金人入攻趙鼎又薦浚乃復召浚入見除知樞密院事浚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五年除尚書右僕射都督諸路軍馬趙鼎除左僕射浚與鼎同志輔治七年乘輿發平江至建康浚總中外之政幾事叢委

一以身任之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浚奏罷光世命參謀兵部尚書呂祉往廬州節制且以王德爲都統制酈瓊副之都承旨張宗元深以爲不可謂浚曰瓊等畏德如虎今乃使臨其上是速之叛也浚不以爲然及德視事教場瓊登而言曰尋常伏事太尉不周今日乞做一狀錦被遮蓋德素獷勇竟不出一語慰撫之張宗元知其事復語浚曰業已爾令獨有綏任德或可以鎭不然變且生矣浚亦不以爲然遂奏召德還以張俊爲淮西宣撫使駐盱眙楊沂中爲淮

西制置劉錡副之並駐廬州且命酈瓊以所部兵赴行在意將奪其軍而誅之宗元語人曰是速瓊等叛爾會祉復密奏罷瓊兵柄瓊遂帥全師四萬人渡淮降劉豫呂祉被害浚乃引咎求去落職居永州十六年彗星出西方浚極論時事疏上秦檜大怒以張柄知潭州汪召錫使湖南使圖浚會檜死乃免三十一年金主亮兵大入中外震動復命浚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時浚起廢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以為重孝宗即位召浚入見除樞

密使都督建康鎮江等處軍馬浚既入見屢奏欲先取山東時名士如胡銓王十朋汪應辰等皆浚門人交贊其謀左僕射史浩獨不以爲然曰我出兵山東以牽制川陜彼獨不能[illegible][illegible]勤兩淮荊襄以解山東之急邪今惟當固守要害以爲不可勝之計若乃順諸將之慮勇收無用之空城寇去則論賞於朝寇至則僅保山寨何益乎既而王管殿前司公事李顯忠建康都統制邵宏淵皆奏乞引兵進取浩曰二將輒自乞戰豈督府命令有不行耶李椿以書遺浚[illegible][illegible]曰

復讐討賊天下大義然必養威觀釁然後可圖今議不出督府而出諸將則已爲輿尸之凶矣況藩籬不固儲備不豐將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練乎武鋒軍都統制陳敏曰盛夏興師恐非其時兼聞金重兵皆在大梁萬一深入我客彼主千里爭力人疲馬倦勞逸既異勝負之勢先形矣浚皆不聽參贊軍事唐文若陳俊卿亦以爲不若養威觀釁俟萬全而後動亦不從遂表請帝即日幸建康以成北伐之功史浩曰古人不以賊遺君父必俟乘輿臨江而後成功則安用

都督爲哉上以問浩浩陳不可者三孝宗大悟謂浚曰都督先往行邊俟有緒朕亦不憚一行浚不悅尋復與浩論辯於殿廷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取之浩曰中原必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浩曰勝廣能以鉏耰棘矜亡秦彼必待我兵至非豪傑矣若有豪傑而不能起則是金猶有法制維持未可以遽取也且今二十萬人留屯江淮者幾何曰十萬復爲討其守舟運糧之人則各二萬則戰卒纔六萬爾彼豈畏是

哉彼或以重兵犯兩淮荆襄爲之牽制則江上危如累卵矣都督於是在山東乎在江上乎如此詰難凡五日浩又曰平生願執鞭而不可得甚同事任而數數議論不同明公以大讐未復决意用兵此實忠義之心然不觀時勢而遽爲之是徒慕復讐之名爾誠欲建立功業宜假以數年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乃上計也明公四十年名望如此一旦失利當如何哉浚曰丞相言是也雖然浚老矣浩曰晉滅吳杜征南之功也而當時歸功於羊太傅以規摹出於祜

也明公能先立規模使後人藉是有功是亦明公之功何必身爲之浚默然明日浚奏曰史浩意不可回惟陛下英斷且金人至秋必爲邊患帝然其言於是不由三省密院徑檄諸將出師高宗謂上曰毋信張浚虛名將來必悞大計浩遂力請罷歸出知紹興府浚至楊州合江淮兵八萬人實可用者六萬浚移書令宏淵聽顯忠節制淵不悅已而復令顯忠宏淵同節制於是悉無體統矣遂夜引還至符離師大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浚上疏待罪孝宗賜浚書曰

今日邊事倚卿爲重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勿介意也浚留平江凡八上章乞致仕乃除醴泉觀使行文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曰吾甞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耻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訃聞孝宗震悼輟視朝贈太師謚忠獻

○張栻

栻字敬夫浚之子以蔭補官少從胡宏問河南程氏學作希顏錄以自警時孝宗新即位浚起謫藉開府

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而栻以少年周旋其間間
以軍事入奏宰相虞允文奇[illegible]栻數遣人致慇懃栻皆
不答明年召為吏部侍郎栻還朝未朞歲而召對者
六七栻可謂知遇矣俄而詔以知閤門事張說簽書
樞密院事栻草疏極言其不可旦詣朝堂詰責宰相
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
乃復奏命得中寢明年出知袁州淳熙改元栻家居
累年矣上復念栻詔除舊職知靜江府所統州十有
五栻為之簡閱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黥卒伉健者

以爲用改知江陵府材入境首劾大吏之縱賊者罷之捕姦民之舍賊者斬之羣盜相率遁去並淮姦民出塞爲盜法皆處死至是捕得數人皆斬之仍有胡奴在其中材命縛以歸之卒時年四十八其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凡有所爲而爲者皆私也非義也此尤其平生得意之論也李生曰嗟乎世豈嘗有無所爲而爲之事哉直欺我矣

○陸九齡

九齡字子壽登進士第淳熙元年調興國軍教授淳

熙二年湖南有寇將及郡境衆請於郡乞以九齡主之或者甚不可九齡曰男子生以弧矢長不能射則辭以疾文事武備初不可析若夫衛靈公無道既見夫子不知哲人是尊社稷是計而猥至問陳故夫子答以俎豆而遂行耳然爲委吏乘田則會計當茁壯長未嘗廢也使靈公舍戰陳而問會計牧養之事夫子將遂言之乎已而調度有方備禦有實寇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爲重是年與朱熹呂祖謙會於鵞湖四年到任興國地瀕大江民寒嗇九齡端渠獲勸綏引翼

士方興於學而九齡以丁艱去矣服除調全州教授
未上以疾終年四十九

○楊萬里

楊萬里字廷秀吉水人中紹興二十四年進士調永
州零陵丞時張浚謫永勉以正心誠意之學萬里服
其教乃名讀書之室曰誠齋浚入相薦之陳俊卿虞
允文相繼爲相亦交薦萬里于朝乃召爲國子博士
遷太常丞東宮講官闕帝親擢爲侍讀遷秘書少監
高宗崩孝宗欲行三年喪創議事堂命皇太子參決

庶務萬里上疏力諫且上太子書言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履危機悔之何及與其悔之而無及孰若辭之而不居太子悚然紹熙元年出知贛州不赴乞祠自是不復出矣寧宗嗣位召赴行在辭嘉泰三年詔進寶謨閣直學士給賜衣帶開禧元年召復辭明年升寶謨閣學士卒年八十三光宗嘗書誠齋二字以賜萬里故學者稱為誠齋先生

○趙汝愚○附韓侂胄

趙汝愚宗室子也擢進士第一除秘書省正字光宗

朝遷知樞密院事孝宗不豫光宗御後殿丞相留正率同列入請請重華宮侍疾不報孝宗崩車駕不至留正與汝愚議介少傅吳琚請憲聖太后垂簾暫主喪事憲聖不許中外人情洶洶近習巨室競輦金帛藏匿村落侍從大臣皆欲相率出城蓋先是正與汝愚共請垂簾以國本係嘉王欲因簾前奏陳使命出簾幃之間事行廟堂之上則體正言順可無後艱而吳琚素畏慎且以后戚不欲與聞大計會工部尚書趙彥逾至汝愚因言此事汝愚知彥逾素善郭杲因

椽曰郭杲倘不同奈何彥逾曰某當任之彥逾馳言
郭杲曰近日外議澒洞太尉知否太尉為國虎臣此
事全在太尉杲未語彥逾曰太尉不答豈太尉別有
謀乎杲矍然起曰敢不效使令遂與[illegible]處分軍坐甲
等事還報汝愚議乃定明日覃正以五更肩輿出城
去人心洶洶搖賴汝愚恬然處之自吳琚之議不諧汝
愚與徐誼葉適共謀遣韓侂胄以內禪之意請于憲
聖侂胄因託所善內侍張宗尹以奏不獲明日往又
不獲侂胄逡巡將退適遇重華宮提舉關禮侂胄乃

復以汝愚意告之禮遂入見憲聖而泣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今丞相已去所賴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憲聖曰如此則可令諭好爲之禮報侂胄侂胄復命汝愚始以其事語參政陳騤及余端禮使郭杲及部帥閻仲夜以兵衞南北内臣使其姻黨宣贊舍人傅昌朝密製黃袍憲聖垂簾皇子即位汝愚率同列再拜寧宗詣几筵殿哭盡哀汝愚即喪次召還留正復長百僚命朱熹待制經筵悉收召士君子之在外者侍御史張叔椿請議棄

國之罰汝愚不聽加郭杲節度使侂胄防禦使侂胄大失望徐誼曰侂胄異時必爲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葉適亦謂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朱熹白汝愚宜以厚賞酬其勞勿使預政汝愚謂其易制皆不聽侂胄以定策功自依託肺腑出入宮掖居中用事朱熹進講又以此爲言一日熹講畢因奏疏極詆侂胄姦邪疏入據出內批除熹宮觀趙彥逾亦以功大望汝愚引與同列而除四川制置乃與侂胄合謀盡去汝愚所有名之士皆指爲汝愚之黨而

誣汝愚以宗臣謀危社稷汝愚遂罷相以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以爲言皆劾罷之太府丞呂祖儉亦上書訟汝愚之忠詔送韶州安置太學生楊宏中等亦伏闕請留悉送五百里外羈管侂冑忌汝愚益深謀不已或人言不已乃責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行至汪義端行辭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殺之意迪功郎趙師召亦上書乞斬汝愚汝愚怡然就道至衡州爲守臣錢鍪所窘遂服藥而卒天下聞而冤之侂冑誅始盡復元

官賜諡忠定

韓侂胄琦曾孫也侂胄雖恨汝愚然以傳道詔旨故寖見親幸得時時乘間竊威福宋熹入侍講白奏其姦侂胄怒熹使優人峩冠闊袖象大儒戲於上前雲川劉弼者與侂胄同知閤門事謂侂胄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度將恐不免嶺海之行矣侂胄愕然問計弼曰惟有用臺諫爾侂胄悟即以內批除所知爲監察御史及殿中侍御史而用劉三傑代吳獵爲監察御史於是言路皆侂胄之黨矣然侂胄欲

逐汝愚而無其名於是文謀之京鏜鏜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可也汝愚因此罷相而侂胄始拜節度使復加開府儀同三司先是淳熙八年以王淮為右丞相淮問楊萬里曰宰相先務何事萬里曰人才因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人與淮淮即以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下熹社倉法于諸路及後朱熹行部至台知州唐仲友為其民所訟熹按得其實而仲友與淮同里且姻有親已除江西提刑未行而熹論之淮匿其章不以聞熹論益力章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

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熹辭不拜遂乞奉祠淮以仲友之故怨熹於是吏部尚書鄭丙上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淮又以太府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因面對首論曰臣伏見近世道學其說以謹獨爲能以踐履爲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爲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乃謂己獨能之夷考其所爲則又大不然不幾于假其名以濟其僞邪十五年王淮罷淮爲相能盡心敬事惟以唐仲友故爲道學之禁淮既罷周必大薦熹爲江

西提刑入奏事時宰臣曾覿已死王抃已逐獨內侍甘昇尚在熹力論之帝曰昇有才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遂除熹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先是兵部侍郎林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至是栗論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以為浮誕宗主令采其虛名俾之入奏將置朝列而熹聞命遷延不肯供職緣熹既除兵部郎官在臣各有統攝若不舉劾厥罪惟均帝謂栗言過當乃出栗知泉州而熹亦除直寶文閣奉祠去及韓侂胄用事士大夫素為清議所擯者

乃敎以盡目之爲僞學云慶元二年端明殿學士葉翥與劉德秀同知貢舉奏言僞學之魁以匹夫竊人王之柄鼓動天下乞將語錄之類盡行除毀故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皆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爲世大禁遂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僞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僞學四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較士論壯之時臺諫皆韓侂胄所引爭欲

以熹爲奇貨然皆未敢先發而胡紘未達時嘗謁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尊酒山中未爲乏也遂與沈繼祖共論熹十罪詔熹落職名罷祠竄蔡元定于道州已而選人余嚞上書乞斬熹以絶僞學宰臣謙深甫抵其書于地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耳果何罪乎事乃止中書舍人范仲藝謂侂胄曰章惇蔡確之權不爲不甚然而至今得罪于淸議者以同文獄耳相公胡爲蹈之侂胄曰某初無此心以諸公見迫不

伍巳問其人乃知京鏜劉德秀實主其議侂冑取錄黄藏之事遂格京鏜死侂冑亦稍厭前事欲漸更改以消中外之議或說侂冑以爲不弛黨禁後必不免侂冑以爲然追復汝愚朱熹職留正周必大亦復秩還政徐誼等皆先後復官僞黨之禁寖解三年侂冑拜太師侂冑既據勢專權遂欲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而恢復之議興矣開禧之後不得已斬侂冑函其首以遺金人是時金已衰弱當路者畏儒惟恐稍失其意乃聽其恐喝一切從之當時有詩誚曰歲幣頓增

三百萬和戎又送一於斯自侂胄用事十四年威行宮省權震寓內當時有賈尚書屈膝執政南園山莊竹籬犬嘷等爲傳笑然侂胄非有秦檜之好惡也不過貪富貴患得失也小人耳若皆目之爲奸欲必去之則太甚矣其釀殃禍流毒邦家則以君子自負者激而成之殊可怪也李生曰侂胄之得志汝愚爲之也道學之受禍則翁導之也當時汝愚若以節度使授侂胄則侂胄已矣節度使不興而與太師可乎夫當朝廷賞功之時則亦以賞功爲重一毫已

是不可用也而曰我爲宗臣爾爲外戚可與我欲擯宗臣不受賞之名矣而欲抑侂胄以同我又可與縱曰其人不可吾姑欲假此以抑之則此賞功者也非所以論人也吾又安得作好惡于其間哉夫趙爲丞相朱爲講官侂胄未得志也而朱先生侍講首以侂胄爲言何哉旣約彭龜年共攻之矣他日經筵復留身論奏至于再至于三必欲決去之而後已吾恐天下之人耳盡聾目盡瞽亦必以我爲阿附丞相者矣縱家置一喙出口曰我不爲黨不立異不爲僞必不

信也夫我以彼為小人彼亦必以我為小人此定理也彼以我為僞學我既以為不是則我以彼為小人彼又安肯是我哉彼此不相為是其又安所定也且夫我本欲決去小人者也而小人又決不去是無術也苟無術是無學也既無學又何以從政而安人乎則謂我為僞學亦可矣浙東初命先生即以唐仲友為奇貨甫入奏事先生又以其昇為首禍信如所言則凡在君側者必如先生而後可矣又安可得也哭孝宗願治之主也治貴適時學必經世彼其時為人

臣子者觸目激衷哀號痛恨不在其昇一堅子明矣吾意先生當必有奇謀秘策能使宋室再造免於屈膝呼吸俄頃危而安弱而彊幼學壯行正其時矣乃曾不聞嘉謀嘉猷入告爾后而直以內侍為言是為當務之急與或者聖人正心誠意之學直為內侍一身而設顧不在夫夷狄中國之强弱也則又何貴於正心誠意為也然自古及今以能去小人謂為君子者多矣獨先生哉快一已之喜惡流無窮之毒害僞學之禁有以也

○陳俊卿

陳俊卿興化人登進士第授泉州觀察推官金主亮渡淮俊卿受詔整浙西水軍李寶因之遂有膠西之捷孝宗受禪遷中書舍人時孝宗志在興復以俊卿沈靖有謀使以本職充江淮宣撫判官兼權建康府事俊卿奏曰吳璘孤軍深入敵悉衆拒戰久不決危道也兩淮事勢已急盍分遣舟師直擣山東彼必還師曰救則璘得乘勝以定關中矣會和議方堅詔璘班師俊卿遂還乾道八年除吏部侍郎同修國史論

人才當以氣節爲主拜同知樞密院事授尚書右僕射虞允文宣撫四川俊卿薦其才堪宰相五年召爲樞密使至則以爲右相而自爲左相俊卿以兩淮備禦未設請於楊和各屯三萬人仍籍民家三丁取一以爲義兵授之弓弩農隙則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州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頑頑之患詔即行之而竟爲衆論所持尋亦去位不及成也後以少師魏國公致仕薨年七十四

○眞德秀

眞德秀字希元浦城人登進士第授南劒州判官嘉定四年進禮部郎六年遷起居舍人十四年上疏言余嘉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羣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初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于朝

矣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遂力請出爲江東轉運副使遷知泉州理宗卽位召爲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德秀因經筵侍上進曰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閒之地仰瞻楹桷當如二祖在上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上皆虛心開納而宰相史彌遠益嚴憚之給事中王塈及御史梁成大等相繼論劾乃落職既歸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紹定五年復起知泉州迎者塞路深山

百歲之老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彌遠率上親政與金議京師奉雲南圖上八陵而江淮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矣德秀乃以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召爲戶部尚書入見以大學衍義進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已得疾拜參知政事德秀長身廣額容須如玉望之者無不以公輔期之立朝不滿十載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直聲震朝廷臣遊所至惠政深洽由是中外交頌

都城人時驚傳頃洞奔擁出關曰眞直院至矣塡塞聚覩者不置時相益忌以故輒擯不用端平元年上既親政赫然獨斷鄭清之又慨然以天下爲已任召眞德秀魏了翁崔與之等皆相繼爲相惟與之終始辭不至故時號爲小元祐焉然是時金雖亡而清之挑敵入洛之師又大潰兵民死者數十萬中外大耗杜範攻清之誤國謂甚於貪贖尤甚於前而德秀奏言此皆前者權臣玩愒之罪非今日宰相措置之失也譬如和扁繼庸醫之後一藥之悞代爲庸醫受責然

既有一藥之悞矣藥其可以悞天下乎况垂命之人哉

宋至是盖奄奄垂命之人也哀哉

○廉希憲　此人大用得

廉希憲布魯海牙子也世祖爲皇弟時希憲年十九

得入侍一日讀孟子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對世祖

嘉之目曰廉孟子初世祖受命憲宗經理河南關右

已未渡江取鄂州命希憲入籍府庫希憲引儒生百

餘拜伏軍門言王師渡江凡軍中俘獲士人宜官贖

遣還以廣異恩世祖嘉納之還者五百餘人憲宗崩

訃聞希憲啓曰殿下太祖的孫先皇母弟前征雲南尅期撫定及今南伐率先渡江天道可知今先皇奄棄萬國神器無主願速還京正大號以安天下世祖然之乃卽位分漢地爲十道併京兆四川爲一而以希憲爲宣撫使太平霍魯海聞希憲將至乘驛入京兆密謀爲變時有斷事官闊闊出遣使來告渾都海反云已遣人至成都及青居諭密里乞台等各以兵來援又與蒙古軍奧魯官等令就便盡起新軍又約太平霍魯海[illegible][illegible]俱發希憲得報遂遣萬戶劉黑馬

擒太平靈魯海及其黨慕蔡之復遣劉黑馬誅密里總師汪惟正誅乞台時闕出無兵希憲命汪惟良將秦鞏諸軍進六盤惟良以未得上旨為辭希憲即解所佩虎符銀印授之曰此皆身承密旨君但成事制符已飛奏矣又付銀一萬五千兩以充功賞出庫幣製軍衣惟良遂行又發蜀卒更戍及在家餘丁推節制諸軍蒙古官八春將之謂之曰君所將之衆未經訓練六盤兵精勿與爭鋒但張聲勢使不得東而已會有詔赦至希憲命縊太平等於獄尸於道乃出迎詔

而遣使自劾停赦行刑徵調諸軍擅以惟良爲帥告罪世祖深善之別賜金虎符使節制諸軍事時西川將紐鄰奥魯官將舉兵應渾都海八春獲之繫其黨五千餘人于乾州獄而先送二人至京兆希憲謂僚佐曰渾都海不能乘勢東來[illegible]無他慮但今衆志未一彼軍或見其將校執[illegible]別生他心耳可因其懼死並加寛釋就發此軍餘丁往隷八春上策也初八春既執諸校其中疑懼果騷亂四出及是諸校獲全紐鄰奥魯官得釋又大喜過望八春果得精騎數千將

與俱西渾都海聞京兆有備遂西渡河趨甘州適阿藍苔兒復自和林提兵與之合分結隴蜀諸將又使紐鄰兒宿敦爲書招紐鄰於是渾都海阿藍苔兒合軍而來諸將失利河右大震朝議欲棄兩川退守興元希憲力言不可乃止會親王合丹及汪惟良八春等合兵復戰既陳大風吹沙惟良令軍士下馬以短兵突其左繞出陣後潰其右而出八春直擣其前合丹勒精騎邀其歸路大戰於西涼大敗之俘斬略盡得二叛首梟之于京兆市事聞帝大嘉之曰希憲眞

男子也時希憲年三十矣世祖許其黨而釋之希憲奏四川降民皆散處山谷宜申敕軍吏禁止俘掠違者千戶以下與犯人同罪又禁諸人無販易生口由是四川遂安宋將劉整以瀘州降盡驅前歸宋者數百人希憲奏釋之宋將家屬之在北者歲給其糧仕於宋者子弟得越界省覲於是人人感悅乃詔希憲還京進中書平章政事希憲每奏帝前無少回惜帝曰卿昔事王府多所容之今爲天子臣乃爾木强耶希憲對曰王府事輕天下事重時方尊禮國師命希

憲受戒對曰臣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乎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也十二年右丞阿里海牙下江陵圖地形 上於朝請命重臣開府鎭之帝使希憲行省荆南希憲至鎭阿里海牙率其屬郊迎望拜塵中荆人大駭即首録宋故宣撫制置二司幕僚能任事者以備采訪左右難之希憲曰今皆國家臣子也何用致疑乎凡俘獲之人敢殺者以故殺平人論爲軍人所虜病而棄之者許人收養病愈故主不得復有立契券質賣妻子者重其罪仍没入其

直西南溪洞及思播田楊二氏重慶制置趙定應俱越境請降帝曰先朝非用兵不可得地今希憲能令數千里外越境納土其治化可見矣十七年有大星隕于正寢之旁流光照地久之方滅是夕希憲卒年五十李生曰是足爲經國之臣矣

〇姚樞　用得

蒙古破許州獲金軍資庫使姚樞時北廷無漢人士大夫元太祖見樞甚喜至破棗陽忒木解欲盡阬士人樞力與辨得脫死者數千繼拔德安得趙復復以

儒學見重于世其徒稱爲江漢先生既被獲不欲北行力求死樞止與共宿譬說百端曰徒死無益隨吾北可保無他也至燕名益著學徒百餘人由是北方始知經學而樞亦初得覩程朱性理之書宋淳祐十一年元憲宗蒙哥立命其弟忽必烈開府金蓮川總治漢南時姚樞隱居蘇門矣忽必烈遣使召之樞因言於忽必烈曰今土地人民財賦皆在漢地王若盡有之則天子何爲後有間之者矣不若付之有司則勢順理安忽必烈從之二年姚樞從忽必烈征大理

因夜宴陳說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事明日忽必烈據鞍呼曰汝昨夕之言吾能為之師至大理忽必烈命樞裂帛為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民得相完既還京兆以樞為勸農使督教民耕植五年或讒忽必烈得中土人心蒙古王遣荅兒行省事于京兆鈎考諸路財賦置局關中忽必烈不樂姚樞曰帝君也大王為皇弟臣也事難與較莫若盡王邸妃王自歸朝廷為久居謀及忽必烈見蒙古王皆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樞之謀也

○虞集

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也宋亡集父汲僑居臨川與吳澄爲友娶楊氏乃國子祭酒文仲之女咸淳間文仲守衡以汲從汲未有子文仲爲禱於南嶽集之將生文仲晨起衣冠坐而假寐夢一道士至前牙兵啓曰南嶽眞人來見既覺聞甥舘得男心頗異之歲乙亥汲挈家趨嶺外楊氏爲集口授論語孟子左氏及歐蘇諸文比還長沙始就外傅得刻本則集以盡讀諸經通其大義矣文仲世以春秋名家楊

氏在室盡通其說故集與弟槃皆受業內廷出則以
契家子從吳澄遊授受具有源委仁宗即位除翰林
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泰定初考試禮部言於同列
曰國家科目之法諸經傳註各有所主者將以一道
德同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
之固陋也聖經深遠非一言可盡試藝之文但推其
當者取之不必立定主意若先定主意則求賢之心
狹矣拜翰林直學士兼國子祭酒講罷因言京師恃
東南海運而實竭民力以航不測乃進曰京東瀕海

數千里皆萑葦之場北極遼海南濱青齊海潮日至淤為沃壤久矣苟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以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分授其地而官為之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視其成則以地之高下定額于朝而以次征之五年有積蓄乃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則佩之符印俾得以傳子孫則東南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之力內獲富民得官之用游食之民得有所歸自然不至為盜矣說者不一事

遂寢然其後海口萬戶之說大畧宗之文宗在潛邸已知集名即位命集仍兼經筵除奎章閣侍書學士有旨采輯本朝典故倣唐宋會要修經世大典命集專領其事再閱歲書成至正八年病卒年七十七集嘗闢書舍二室左室書陶淵明詩於壁題曰陶庵右室書邵堯夫詩題曰邵庵故世稱邵庵先生其交游尤厚者范梈元明善明善言集治諸經惟朱子所定者耳自漢以來先儒嘗盡心者考之殊未博集亦言凡為文辭得所欲言而止必如明善云若雷霆之震

驚鬼神之靈變然後可非性情之正也二人初相得至京師乃復不相下董士選之自中臺行省江浙也二人者俱送出都門士選曰伯生以教導為職當早還復初宜更送我集還明善送至二十里外士選乃下馬入邸舍舉酒屬明善曰士選以功臣子出入臺省無補國家惟求得佳士為朝廷之用如復初與伯生他日必皆光顯然恐不免為人構間今為我飲此（呵以出来）酒切勿如是明善受卮酒跪而酬之起立言曰誠如公言不待他日今巳隙開矣請 公再賜二卮明善不（高人）

敢忘也乃再飲而别後眞人吳全節求明善文既成明善謂全節曰伯生見吾文必有譏彈成季爲我治具招伯生來觀之集至讀其文曰公能從集言去百餘字乎明善即泚筆屬集凡删百二十字而文益當明善大喜遂驩好如初

藏書儒臣傳目錄卷二十八之三十一

主父偃

○徐樂嚴安

○終軍

司馬相如

伍被

王褒

劉向

楊雄别見

張衡

○崔篆崔駰崔瑗崔寔

王充

王符

仲長統

蔡邕

○禰衡

曹子建

○王仲宣等

張華

陸機
左思
謝靈運
○顔延之 ○附劉穆之
○鮑照謝朓
沈約
陳子昂
○許敬宗 ○附李義甫
張說

○詞學儒臣

○賈誼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甚幸愛文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乃徵吳公爲廷尉廷尉乃言賈誼文帝召誼爲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於是文

李斯吳公師事

帝悅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誼以為漢興二十餘
（此所以為賈生與）
年天下和洽宜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乃草
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謙
（眞○老○子）
（奏○妙○哉○）
讓未遑也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
（是○處○皆○曉）
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
敬之屬盡害之乃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
（罪○當○矣○）
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不用其議以誼為長沙王
太傅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乃為賦以弔
屈原為長沙傅三年有服飛入其舍誼自傷又作服

賦以自廣又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感誼者此）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真老子）乃拜誼爲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傅之數問以得失是時匈奴強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疎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云居數年梁王勝墜馬死亡子誼自傷爲傅無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孝武

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其家
誼所上治安策等見漢書不錄也

○賈山

賈山潁川人也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爲諭名曰至言其略曰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皐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

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況於縱欲恣行暴虐以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弗聞則社稷危矣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埶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強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

秦王貪狠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讐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

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無士也然而文王獨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亡也今陛下念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

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驅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古者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絜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

大禮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減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其後文帝除鑄錢令山復上書諫以為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故其後復禁鑄錢云

○枚乘枚 年

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

謀爲逆也乘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

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
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
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
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
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以爲大王惑也人
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
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
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
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

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霤穿石單極之綆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

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
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
世不易之道也吳王不納乘等去而之梁從孝王游
景帝即位御史大夫鼂錯爲漢定制度損削諸侯吳
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鄉以誅錯爲名漢聞之斬
錯以謝諸侯枚乘復說吳王曰昔者秦西舉胡戎之
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筰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
國乘信陵之籍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
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

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筰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

居過於中國夫漢幷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
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轉粟
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
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
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
江淮之險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
歸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
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
吳之饟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

待此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跡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大息臣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吳王不用卒見禽滅漢既平七國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為弘農都尉乘久為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孝王薨乘歸淮陰武帝自為太子聞乘名及

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詔問乘子無能爲文者後乃得其孽子皋皋字少孺乘在梁時取皋母爲小妻乘之東歸也皋母不肯隨乘乘怒分皋數千錢留與母居年十七上書梁共王得召爲郎三年爲王使與冗從爭見讒惡遇罪家室沒入皋亡至長安會赦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召入見待詔皋因賦殿中詔使賦平樂館善之拜爲郎使匈奴皋不通經術詼笑類俳倡爲賦頌好嫚戲以故得媟黷貴幸比東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嚴助

等得尊官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子羣臣喜故皐
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初衛皇后立皐奏賦以戒
終皐爲賦善於朔也從行至甘泉雍河東東巡狩封
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弋獵射
馭狗馬蹵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爲文疾受詔
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
而善於皐皐賦辭中自言爲賦不如相如又言爲賦
乃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娸東方朔
又自詆娸其文骫骳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詼笑不

甚閑靡凡可讀者不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鄒陽

鄒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衞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衞先生復

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卞和獻寶楚王刖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辟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孰察卞和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昔樊於朗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

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折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髕脚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摺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位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

狄自沈於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者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聽子罕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彊威宣此二國

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稱、三王易爲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慇懃、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

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霸中國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仲子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而蹠之客可使刺由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荊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燔妻子豈足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詭而爲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爲之

谷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
而不見德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
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
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
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
必有按劍相眄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為枯木朽株之
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
於卑亂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
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

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殺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攣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辭牽於帷裳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皂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汙義砥礪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縣名勝母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威重之權主於位勢之貴故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死堀穴巖巖之中耳安有

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嚴助

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是獨擢助爲中大夫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皋膠倉終軍嚴葱奇等並在左右是時朝廷屢舉賢良文學之士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閤延賢人與謀議奏言國家便宜上令助等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詘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

皐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皐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最先進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時武帝年未二十以問太尉田蚡蚡以爲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屬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愬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卽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

國乃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爲發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後三歲閩越復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大爲發興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是時漢兵已出踰嶺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乃令嚴助諭意風指於南越南越王頓首謝罪卽遣太子隨助入侍助還又使諭淮南助由是與淮南王相結既還上大說因問助居鄉

里時助對曰家貧為友壻富人所辱上問所欲對願
為會稽太守於是拜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上賜
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
故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
間者濶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從橫助
恐上書謝願奉三年計最詔許之因留侍中有奇異
輒使為文及作賦頌數十篇後淮南王來朝厚賂遺
助交私論議及淮南王反事與助相連上薄其罪欲
勿誅廷尉張湯爭以為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

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

○朱買臣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謳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飢寒呼飯飲

之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為卒將重車至長安詣闕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匄之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拜買臣為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久之買臣坐事免復召待詔是時東越數反覆買臣因言故東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

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
食水戰具須詔書到軍與俱進初買臣免待詔常從
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及拜爲太守買臣衣故衣懷
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不
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其綬
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
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守邸曰試來視
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
中驚駭白守丞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

有頃長安廐吏乘駟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去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吏並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居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俱擊破東越有功徵入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免官復爲丞相長史張湯爲御史大夫始買臣與嚴助俱侍中貴用事湯尚爲小吏趨走買臣等前

壽王獨以爲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太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乃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壽王黄金十斤後坐事誅

○主父偃

主父偃齊國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横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之言遊齊諸子閒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以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乏留久諸侯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

乃拜偃樂安皆爲郎中偃數上疏言事遷謁者中郎中大夫歲中四遷偃說上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強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兼并

之家亂衆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之及尊立衛皇后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說偃曰大横矣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阨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暴施之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築城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嘗發三

十萬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棄之後朱買臣難詘弘遂置朔方本偃計也元朔中偃言齊王內有淫失之行上拜偃爲齊相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姊姦事動王王以爲終不得脫恐效燕王論死乃自殺偃始爲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爲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爲居中不敢發及其爲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偃

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多以得封者及齊王以自殺聞上大怒以為偃刼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偃服受諸侯之金實不刼齊王令自殺上欲勿誅公孫弘爭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偃本首惡非誅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偃偃方貴幸時客以千數及族死無一人收者唯獨洨孔車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為孔車長者也

李生曰此漢武英雄語然主父知絕貧時賓客而不知貴時客亦猶是也

○徐樂嚴安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上書以爲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墨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

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爲禽矣吳楚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爲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

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弘游燕之囿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幄之私俳優朱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

嚴安者臨菑人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其辭亦美

○終軍

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於郡中年十八選爲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太守聞其有異才召見甚奇之與交結軍揖太守而去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爲謁者給事中從上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一角而五蹄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

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軍上對曰臣聞
詩頌君德樂舞后功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
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
獲獸以饋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
昭時令日改定告元莭白茅於江淮發嘉號于營丘
使著事者有紀焉蓋六鷁退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
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
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
斯拱而竢之耳對奏上甚異之由是改元為元狩後

數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果率衆來降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為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專之可也湯以致其法不能詘其義有詔下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埶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顓己之宜者今天下為一萬里同風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鹽鐵郡有餘藏正二國廢不足以為利害而

以安社稷存萬民爲辭何也又膠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并給二郡邪將勢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且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以贍民器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與偃已前三奏不許矣而直矯作威福以從民望干名采譽此明聖所必誅也所犯者重所就者小偃自予必死而爲之邪將幸誅不加欲以采名也偃竊詘乃服罪當死初軍從濟南當

詣博士步入關關吏予軍繻軍問以此何爲吏曰爲
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
繻而去後軍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
之曰此使者乃前棄繻生也還奏事上甚說當發使
使匈奴軍自請曰軍無橫草之功得列宿衛食祿五
年邊境時有風塵之警臣宜被堅執銳當矢石啟前
行駑下不習金革之事今聞將遣匈奴使者臣願盡
精厲氣奉佐明使畫吉凶於單于之前詔問畫吉凶
之狀上奇軍對擢爲諫大夫南越與漢和親遣軍使

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軍遂往說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說賜南越大臣印綬壹用漢法以新改其俗令使者留填撫之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

[illegible]卷二十八